

佛祖統紀卷第二十六

宋咸淳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昆七

淨土立教志第十二之一  
蓮社七祖



撰



始祖廬山辯覺正覺圓悟法師

慧遠師道  
安樂師是

二祖長安光明法師

菩薩云是  
詮化身

三祖南岳般舟法師

永遠

四祖長安五會法師

洪然善導徒  
身師水達師

五祖新定臺岩法師

少康

六祖永明智覺法師

永壽

七祖昭慶圓淨法師

普常

一明石芝曉法師承吳代用暨淨業功  
慈高成者立為七祖今故蓮之以滿淨

在凡具惑而能用三觀智顯本性佛如四明  
師之言曰心境叵得故染可觀淨不礙緣生  
故想成相起唯色唯心故當處顯現斯觀佛  
三昧之正訣唯明宗得意者能行之至若稱  
唱喜歸瞻禮尊容讚誦大乘持奉淨戒皆淨  
業之正因正觀之助行而但修十善行也仁  
慈者亦可以成回向莊嚴之鏡然則若定若  
散若智若愚無一機之或遺難登臺之有金  
銀入品之有上下至於趣無生而階不退則  
一槩云耳悠悠末代馮碩行而升安養自廬  
山而來傳住生者纔三百人意遐方外域不

上卷  
印法為

可以息心乃立精舍以去水猶遠舉杖扣地  
曰若此可居當使朽壞抽泉言畢清流涌出  
尋陽亢旱師詣池側讀海龍王經忽有神蛇  
從池而出須臾大雨竟有秋因名龍泉精舍  
永師先居廬山西林欲邀同止而師學侶  
寢衆永乃謂刺史柏伊曰遠公方當弘道而

龜背負銅峯旁帶潔布清瀾環階白雲生棲  
廬山記置裕先生故問之際安道於仙人即  
已成仙人稱神仙之亦因名廬山尋陽縣九山即  
高三千三百六十丈周二百三十里其山九峰也故仙迹  
疊川亦九派郡國志疊障九峰也故仙迹  
別營禪室最居靜深几在瞻覆神清氣肅師  
聞天竺佛影是佛昔化婁龍瑞迹欣感于懷  
後因邪會律士敘述光相乃背山臨流營築  
龜室淡采而寫望如烟霧複製五銘刻于石  
江州太守孟懷玉別駕王喬之常侍張野晉  
安太守殷隱黃門毛修之主簿殷蔚參軍王  
穆夜幸廬范悅之隱士宗炳等咸賦銘贊觀  
龜山先是尋陽陶侃刺廣州漁人見海中有神  
光網之得金像文殊誌云阿育王所造復尚

可以息心乃立精舍以去水猶遠舉杖扣地  
曰若此可居當使朽壞抽泉言畢清流涌出  
尋陽亢旱師詣池側讀海龍王經忽有神蛇  
從池而出須臾大雨竟有秋因名龍泉精舍  
永師先居廬山西林欲邀同止而師學侶  
寢衆永乃謂刺史柏伊曰遠公方當弘道而

龜背負銅峯旁帶潔布清瀾環階白雲生棲  
廬山記置裕先生故問之際安道於仙人即  
已成仙人稱神仙之亦因名廬山尋陽縣九山即  
高三千三百六十丈周二百三十里其山九峰也故仙迹  
疊川亦九派郡國志疊障九峰也故仙迹  
別營禪室最居靜深几在瞻覆神清氣肅師  
聞天竺佛影是佛昔化婁龍瑞迹欣感于懷  
後因邪會律士敘述光相乃背山臨流營築  
龜室淡采而寫望如烟霧複製五銘刻于石  
江州太守孟懷玉別駕王喬之常侍張野晉  
安太守殷隱黃門毛修之主簿殷蔚參軍王  
穆夜幸廬范悅之隱士宗炳等咸賦銘贊觀  
龜山先是尋陽陶侃刺廣州漁人見海中有神  
光網之得金像文殊誌云阿育王所造復尚

人於海東獲一圓光持以就像若弦鑊然保  
以送武昌寒溪主僧僧珍嘗徃夏口夜臺寺  
火而此像室獨有神護馳還寺果焚像室呆  
存及侃移督江州迎像將還至舟而渴荆楚  
為之謠曰陶惟劍雄像以神標雲翔泥宿邀  
何追追可以誠至難以力招及寺成師至江  
上虔禱之像忽浮出遂迎至神運殿造重閣  
以奉之因製文殊瑞像讚嘆謂諸教三昧其  
名甚衆功高易進念佛為先既而詳律息心  
西林慧持達師道生曇順並僧寂曇  
之士絕塵清信之賓不期而至者慧永同碑  
張野周續之張詮宗炳雷次宗等結社念  
佛世號十八賢復率衆至百二十三人同修  
淨土之業造西方三聖像連齋立誓令劉造  
民著發願文而王喬之等復為念佛三昧詩  
以見志師神貌嚴肅瞻仰者則心懺沙門有  
持如意致獻者不敢陳白竊開座隅而去法  
師慧義強正少可謂師弟子慧寶曰諸君膚  
淺故於遠公望風推服嘗至山住師諱法華  
欲致難輒內憐流汗出謂慧寶曰此公言貌  
誠可敬服殷仲堪仕荊州入山晨敬與師俱  
臨北澗松下共談易道終日忘倦仲堪歎曰  
悟道兩雲詫遁故門人佛駄邪舍此云覽實

人佛駄跋陀羅此云覺賢也名儒劉程之遺  
張野周續之張詮宗炳雷次宗等結社念  
佛世號十八賢復率衆至百二十三人同修  
淨土之業造西方三聖像連齋立誓令劉造  
民著發願文而王喬之等復為念佛三昧詩  
以見志師神貌嚴肅瞻仰者則心懺沙門有  
持如意致獻者不敢陳白竊開座隅而去法  
師慧義強正少可謂師弟子慧寶曰諸君膚  
淺故於遠公望風推服嘗至山住師諱法華  
欲致難輒內憐流汗出謂慧寶曰此公言貌  
誠可敬服殷仲堪仕荊州入山晨敬與師俱  
臨北澗松下共談易道終日忘倦仲堪歎曰  
悟道兩雲詫遁故門人佛駄邪舍此云覽實

卷之七

師智識深明實難庶幾師亦曰君之才辯如  
此流泉後人名其處曰瑞泉司徒王謐護軍王默並  
欽慕風德遙致敬禮書社有盧循據江州入山詣師師少與循父遐同為書生及見循歎  
然道舊其徒諫曰脩為園冠得不為人疑師曰  
我佛法中情無取舍識者自能察之此何足懼

及宋武進討循設帳桑尾左右曰遠公  
素王廬山與循交厚宋武曰遠公世表之人  
何可殺也乃遣使馳書遺以錢帛有行者來  
侍師善驅蛇蛇為盡去因號辟蛇行者有一  
虎往來時見行迹未嘗傷人人號遊山虎師  
與社衆每遊憩上方峯頂患去水遠它日有

虎跑其石水為之出因號虎跑泉又於一峯  
製涅槃疏因名撕筆峯初是大教流行江東  
經卷未備禪法無聞律藏多闕師乃令弟子  
法淨法領等遠越葱嶺曠歲來還皆獲梵本  
昔安公在閩中請曇摩難提出阿毘曇心其  
人未善晉言頗多疑滯後僧伽提婆至即請  
重譯及三法度論於是二論乃興師即製序  
以貽學者聞鳩摩羅什入閩遣書通好什答  
書曰傳繹來貺粗聞風德經言本代東方有  
護法菩薩欽哉仁者善弘其道曇摩流支入  
秦師遣弟子曇邑請於閩中出十誦律派傳  
普國西土諸僧咸稱漢地有大乘開士每東

觸致禮獻心廬岳及佛馱跋陀羅至師即請出禪殼諸經於是禪戒經典出自廬山幾至百卷先是此土未有泥洹常住之說但言壽命長遠師曰佛是至極至極則無變無變之理豈有窮邪乃著法性論十四篇羅什見而歎曰邊方未見經便闇與理合秦主欽風以大智度論新譯致書求序師以其文繁廣乃抄其要為二十卷而為之序羅什譯智百卷相玄征殷仲堪要師出虎溪稱疾不往玄將入山左右曰昔殷仲堪禮敬於遠請公勿屈玄曰仲堪死人耳及玄見師不覺屈膝所懷問難不復敢發及語至征討師即不答玄後以震

主之威勸令登仕師正辭以荅玄不能強既而欲沙汰衆僧下教僚屬曰沙門之徒有能申述經誥禁行修整者始可以宣寄大化其有違於此者悉當罷黜唯廬山道德所居不在搜簡之列師因致書廣立條制玄悉從之初庾水輔政以沙門應敬王者何充奏不應禮及玄在姑熟復申冰議師答書曰袈裟非朝宗之服鉢盂非廊廟之器塵外之容不應致敬王者乃著沙門不敬王者論五篇一明在家者有天屬之愛奉主之禮二明出家以求志變俗以達道豈得與世典同其禮敬三明求宗不順化宗謂泥洹不变以化盡為宅

汎注即溫禪  
不生不滅  
不順化者其生可滅其神可冥  
冥神絕境謂之泥洹而不隨順於生生化  
流動無窮之境斯所以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豈復有所禮敬者哉四明體極不惹應謂歷  
代君王體極之主但務方內而不可並御於  
方外故曰不薰應天地之道功盡於運化  
王之德極於順通與夫獨絕之教不變之  
宗優劣明矣若夫如來之道則無所不應矣  
五明形盡神不滅謂火之傳於薪猶神之傳  
於形火之傳異薪猶神之傳異形方生方死  
往來無窮但悟徹者反本惑理者逐物耳有  
頃玄慕位即下書曰佛法宏誕所未能了初

卷六

六

推奉主之情故令興教今事既在已宜盡謙  
光諸道人勿復致禮也桓玄西奔安帝自江  
陵還京師輔國何无忌勸師候迎師稱疾不行  
帝遣使勞問師上書謝病帝復下詔慰答  
師嘗誦喪服經嘗是札記小記  
大記四制等著雷次宗宗炳等並執卷承旨  
次宗後著義疏首稱雷氏宗炳寄責之曰昔與足下面受於釋和上今  
便称雷氏邪陸法明毛詩十義云月照之興  
書次宗同安詩義於達法印亦  
也釋惠要處山中無刻漏乃於水上立十二葉芙蓉因波隨轉分定晝夜以為行道之  
節謂之蓮華漏僧澈善篇牘嘗至山南攀松而嘯和風遠集衆鳥悲鳴超然有自得之趣

退誥於師曰律禁管絃歌舞若一吟一嘆可得為乎師曰苟以亂意皆為非法澈唯而止師居山三十年迹不入俗唯以淨土克勤于念初十一年澄心繫想三觀聖相沈厚不言後十九年七月晦夕於般若臺之東龕方從定起見阿彌陀佛身滿虛空圓光之中有諸化佛觀音勢至左右侍立又見水流光明分十四支流注上下演說苦空無常無我之音佛告之曰我以本願力故來安慰汝汝後七日當生我國又見佛狀邪舍慧持<sub>慧</sub>在佛之側前揖師永樂先君劉遺氏<sub>先君</sub>在佛之側前揖師曰師志在先何來之晚師語法淨惠寶曰吾

始居此十一年中三見佛相今復見之吾生淨土必矣又曰七日之期斯為漸矣即寢疾製遺誠曰吾昔以知命之年託業此山自審有必盡之期便欲絕迹外緣以求其志良由性弱於斷遂令同趣相引時賢過眷情以類感不覺形與運頗今年已八十三矣仰尋遠離之誨俯慨自負之心徒令此生虛謝以悼往疾之深今於至時露骸松林之下即殮為墳與土木同狀此乃古人之禮汝等勿違苟神理不昧庶達其誠大哀世尊亦當祐之以道門徒釋迦若喪父母師以世情難割乃剗七日展墓至期始順寂即義熙十二年八月

六日也弟子不忍露屍與尋陽太守阮假裹全軀舉葬于西嶺累石爲塔謝靈運立碑以銘遺德張野作序自稱門人宗炳復立碑于寺門以表德業師將終者德請以豉酒治病師曰律無通文請飲米汁師曰日過中矣又請飲蜜和水乃令披律尋文卷未半而終所著經論諸序銘贊詩記九十卷號廬山集在趙府

自佛齒證道安師遠法師曇順僧叡五世為國師云唐宣宗大中二年追謚辯覺大師昇元三年追謚正覺南唐李先主年號即書高祖天祐四年大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追謚圓悟大師虛寂之塔

法師善導不知何處人唐太宗正觀中見西河綽禪師九品道場誦誦觀經大喜曰此真入佛之津要修餘行業迂僻難成唯此觀門速超生死於是勤篤精苦盡夜禮誦續至京師擊鼓四部每入室互跪念佛非力竭不休雖侍寒水亦須流汗出則為人演說淨土法門三十餘年不暫睡卧般舟行道方等禮佛護持戒品纖豪不犯好食送腐粗惡自奉乳酪醍醐皆不經口凡有寢施用寫陀羅尼十萬卷畫淨土變相三百壁壞寺廢塔所至修建然燈續明常年不絕三衣敝鉢不使人持行不共衆恐誤世事長安道族傳授淨土法

門者不可勝數從其化者並有福阿彌陀經十

萬至五十萬卷者念佛日課萬聲至十萬聲者或得入念佛三昧往生淨土者莫能紀述或問念佛生淨土邪師曰如汝所念遂汝所願乃自念一聲有一光明從其口出十至于百光亦如之其勸偈曰漸漸鷄皮鷄眼看着

行步龍鐘假饒金玉滿堂豈免衰殘老病任是千般快樂無常終是到來唯有徑路修行但念阿彌陀佛後忽謂人曰此身可厭吾將西歸乃登柳樹向西願曰願佛接我菩薩助我令我不失正念得生安養言已投身自絕高宗知其念佛口出光明舍身精至賜號其

寺曰光明

慈雲淨土略傳阿彌陀佛化身至長安國

灌水聲曰可教念佛三年滿長安城皆念

法師承遠始學于成都唐公至荊州進學于玉泉真公真公授師以衡山俾為教魁人從

而化者萬計有弟子法照初居廬山由正定聚趣安樂園見蒙惡衣侍佛者佛曰衡山承遙也出而求之肖焉乃從而學傳教天下法照在代宗時為國師乃言某師有異德天子南嚮而禮焉度其道不可繼乃名其居曰寂舟道場用華其位師始居山西南岩石下人

遺之食則食不遺則食土泥茹草木其取衣  
類是南極海裔北自幽都來求厥道或值之  
崖谷巖形垢面躬負薪糧以為僕從而媒之  
乃師也凡化人立中道而教之權俾得以疾  
至故示專念書塗巷刻溪谷不勤誘掖以援  
于下不求而道備不言而物成人皆負布帛

星七

九

斬木石委之岩戶不拒不營祠宇既具至德  
宗朝申詔褒立是為彌陀寺正元十八年七  
月十九日終於寺齋九十一柳宗元為述碑  
刻于寺門

國師法照唐大歷二年止衡州雲峯寺慈忍  
戒定為時所宗嘗於僧堂食鉢中覩五色雲

中有梵刹當東北有山澗石門復有一寺金  
書其額曰大聖竹林寺它日復於鉢中見雲  
中數寺池臺樓觀萬菩薩衆雜處其中師以  
所見訪問知識有嘉延曇暉二僧曰聖神變  
化不可情測若論山川面勢乃五臺耳四年  
師於郡之湖東寺開五會念佛是五日感

祥雲弥覆雲中樓閣覩阿彌陀佛及二菩薩  
身滿虛空有數梵僧執錫行道復見老人謂  
曰汝先姦顧於金色界禮觀大僧今何輒止  
師遂與同志遠詣五臺見寺南有光及隨至  
佛光寺一如鉢中所見東北五里果有大山  
山有澗澗北石門旁二青衣一稱善財一稱

難陀引師入門北行見金門樓觀金榜頭曰  
大聖竹林寺竒方二十里一百院皆有金地  
寶塔華臺玉樹入講堂見文殊在西普賢在  
東踞師子座爲衆說法菩薩萬數共相圍遶  
師於二菩薩前作禮問曰末代凡夫未審修  
何法門文殊告曰諸修行門無如念佛阿弥  
陀佛願力難思汝當繫念決取往生時二大  
士同舒金臂以摩其項與之記曰汝以念佛  
力故畢竟證無上覺文殊復曰汝可往詣諸  
菩薩院巡禮承教師歷請教授至七寶園復  
回至大聖前作禮辭退向二青衣送至門外  
師復作禮畢頭俱失後與五十僧往金剛窟

即無著見大聖處忽覩衆寶宮殿文殊普賢  
及萬菩薩佛陀波利師方作禮舉首即失夜  
於華嚴院見寺東岩壑有五枝燈師曰欲分  
百燈既而如願復曰願分千燈數亦如之光  
徧山谷又前詣金剛窟夜半見佛陀波利引  
之入寺後復於華嚴院念二大士記我往生  
乃一心念佛忽見波利謂之曰汝華臺已生  
後三年華開矣汝見竹林諸寺何不使群生  
共知之師因命匠刻石為齒於見處建竹林  
寺既畢謂衆曰吾事畢矣數日別衆坐逝推  
波利之言果三年也當大燈師於并州行五  
會教化人念佛代宗於長安宮中常聞東北

方有念佛聲遣使尋之至于太原果見師勸化之盛

碑云  
神子厚集南岳碑云  
代宗時法照爲國師

遂迎入林中教宮人念佛亦及五金

法師少康縉雲周氏母羅寢遊鼎湖峯有玉女以青蓮華授之曰此華吉祥當生貴子及至青光滿室作芙蓉香七歲未語相者奇之母携至靈山寺指殿佛謂之曰汝敬佛不遠答曰我佛釋迦誰不爲敬父母愈敬異遂舍令出家年十五誦通法華楞嚴等五部尋性會稽嘉祥學究律部後詣上元龍興聽華嚴瑜伽諸論唐貞元年初洛下白馬寺見殿中文籍放光探之乃善導和上西方化導文師

曰若於淨土有緣當更放光言已光復閃爍師曰劫石可磨我願無易遂至長安光明寺喜道和上影堂大陳萬獻條見遺像升空而謂之曰汝依吾教廣化有情它日功成必生安養師聞佛音如有所證乃南適江陵路逢僧曰汝欲化人當往新定今屬言訖而隱師既

入郡人無識者乃乞錢請小兒曰阿彌陀佛是汝導師念佛一聲與汝一錢兒務錢者隨聲念之月餘孩孺念佛竟錢者衆師乃曰能念佛十聲者與一錢如此一年無少長貴賤見師者皆稱阿彌陀佛念佛之聲盈滿道路十年乃於烏龍山建淨土道場築壇三級集

氣行道師每升至高聲唱佛衆見一佛從口而出連唱十聲則見十佛師曰汝見佛者決得往生時衆數千有不見者嗚呼自責愈加精進二十一年十月三日囑累道族當於淨土起忻樂心於闡浮提起厭離心汝曹此時能見光明真我弟子遂放異光數道而逝郡人為建塔於臺岩漢乾祐三年天台韶國師勸人重修其塔後人多指師為後善導云法師延壽字沖玄總角誦法華經五行俱下六旬而畢吳越錢氏時為稅務專知用官錢買魚鰈放生事發當棄市吳越王使人視之曰色變則斬不變則舍之已而色不变遂舍

命因投四明翠岩禪師出家衣不縉縟食無重味復往參韶國師發明心要嘗謂曰汝與元師有緣它日當大作佛事惜吾不及見耳初徃天台智者岩九旬習定有鳥尺鷄音舉織巢于衣械古得切後於國清行法華懺夜見神人持戟而入師訶之曰何得擅入對曰久積淨業方到此中夜半遠像見普賢前達華在手遂上智者岩作二闍音拔音一曰一生禪定二曰誦經萬善莊嚴淨土乃冥心精擣得誦經萬善闍乃至七度於是一意專修淨業振錫金華天柱峯誦經三載禪觀中見觀音以甘露灌其口遂獲辯才初演法於雪

寶邊隆元年

本朝太祖  
受禪七年

忠懿王請住靈隱二

年遷永明

蕭淨日

謀一百八事未嘗暫廢學

者參問指心為宗以悟為則日暮往別峯行

道念佛旁人聞螺貝天樂之聲忠懿王歎曰

自古求西方者未有如此之專切也乃為立

西方香嚴殿以成其志居永明十五年弟子

昆七

九二

一千七百人常與衆授苦薩戒教施鬼神食  
晝放生命皆悉回向莊嚴淨土時人號為慈  
氏下生開寶八年二月二十六日晨起焚香  
告衆加趺而化賜號智覺禪師道播海外  
高麗國王致書獻物叔弟子禮師以天台賢  
首慈恩三宗互有同異乃館其徒之知法者

博閱義海更相質難師以心宗之衝以準平  
之又集大乘經論六十部兩土聖賢三百家  
之言證成唯心之旨為書百卷名曰宗鏡又  
述萬善同歸集指歸淨土最得其要師既上  
起塔山中有僧來自臨川曰我病中入冥得  
放還見殿室有僧像閻羅王自來頂拜我問

此像何人主吏曰杭州壽禪師也聞已於西  
方上品受生王故其人故於此禮耳崇寧中

追謚宗師禪師

見本傳

法師嘗當字造微姓顏氏錢唐人七歲歎俗  
十七具戒宋淳化中住南昭慶慕廬山之風  
謀謁達社以西湖天下之勝遊乃樂嘉遷無

量壽佛往生之仰止乃刻其像華嚴淨行品成聖之宗要乃刺血而書之於是易蓮社為淨行之名士夫預會者皆稱淨行社弟子而王文正公且為之社首一時公卿伯牧三十餘年預此社者至一百二十三人其化成也若此比丘同志復千大眾有以見西湖之攬

尾七

於廬山者無慚德矣孤山作白蓮社主碑以櫻蓮社故清後何立之江天禧四年正月十二日端坐念佛有頃厲聲唱云佛來也泊然而化衆見地色皆金移時方沒壽六十二弟子奉全身塔于烏窠禪師之墳側

道社十八賢

東林慧遠法師	西林慧永法師	慧持法師	曇頤法師	僧叡法師	道易法師	道生法師	曇恒法師	曇詵法師
<small>安人法師</small>	<small>安人法師</small>	<small>達師</small>	<small>達師</small>	<small>舉人</small>	<small>舉人</small>	<small>羅人</small>	<small>羅人</small>	<small>羅人</small>
<small>門人</small>	<small>門人</small>	<small>門人</small>	<small>門人</small>	<small>門人</small>	<small>門人</small>	<small>門人</small>	<small>門人</small>	<small>門人</small>
<small>師</small>	<small>師</small>	<small>師</small>	<small>師</small>	<small>師</small>	<small>師</small>	<small>師</small>	<small>師</small>	<small>師</small>
<small>第</small>	<small>第</small>	<small>第</small>	<small>第</small>	<small>第</small>	<small>第</small>	<small>第</small>	<small>第</small>	<small>第</small>
道敬法師	覺賢法師	劉程之	道敬法師	覺賢法師	劉程之	道生法師	曇恒法師	曇詵法師
<small>妙智</small>	<small>妙智</small>	<small>達人</small>	<small>妙智</small>	<small>妙智</small>	<small>達人</small>	<small>羅人</small>	<small>羅人</small>	<small>羅人</small>
<small>門人</small>	<small>門人</small>	<small>門人</small>	<small>門人</small>	<small>門人</small>	<small>門人</small>	<small>門人</small>	<small>門人</small>	<small>門人</small>
蓮社百二十三人	<small>三十人</small>	<small>七十人</small>	張野	覺明法師	張詮	雷次宗	曇恒法師	曇詵法師
<small>無可易者</small>				<small>妙智</small>			<small>妙智</small>	<small>妙智</small>

曇翼法師人有傳

僧濟法師

法安法師

法淨法師

慧寶法師

僧救法師

慧然法師

道泓法師

慧業法師

惠嚴法師

慧堪法師

曇果法師

僧光法師

慧威法師  
慧義法師  
慧觀法師  
元弼法師

師見傳

曇邕法師  
惠恭法師  
法領法師  
慧要法師

慧蘭法師  
畢穎之見劉  
孟懷王江州刺史並見房山集

王齊之太守寶  
毛脩之黃門郎

王穆夜參軍

開公則有傳  
張文逸字士

孟司馬

殷蔚主簿  
何孝之本軍

殷蔚太守

張文逸字士  
孟司馬

謝靈運東陽

十八賢傳

東林法師見前達祐七祖傳



西林法師慧永河內潘氏年十二出家事沙門竺曇現初習禪於恒山與遠師同依安法師期結宇羅浮及遠師為安公所留師乃欲先度五嶺太元初至尋陽刺史陶範素挹道

風乃留憩廬山舍宅為西林以奉師布衣蔬食清心克己客嘗含笑語不傷物峯頂別立茅室時徃禪思至其室者常聞異香因號香谷一虎同居人至輒驅去遠師來之龍泉桓伊為立東林三十年影不出山師居西林亦如之嘗因法事至近邑還山薄暮烏橋營主

醉騎馬當道遮師不聊去師以杖指馬馬驚走管主仆地師持慰之遂還管主病往寺悔罪師曰非貧道意為構之尋愈鎮南將軍何无忌鎮尋陽至席溪請遠公及師遠公持名望徒百餘高言華論舉止可觀師納衣半脰形文如荷錫提鉢松下飄然而至无忌謂

昆七

衆曰永公清散之風乃多於遠師也師標誠植願勤在安養義熙十年在疾忽歛衣求屍欲起衆驚問師曰佛來也言終而化異香七日方歇葬于寺之西南春秋八十三唐玄宗朝詔重建塔亭追謚覺寂大師實智之塔法師慧持遠公同母弟也幼讀書一日所記

常數十日年十八與兄同事安公徧學衆經遊刃三藏及安公在襄陽遭遠公與師東下遂止廬山師形長八尺衲衣垂膝徒屬三百師為上首豫章太守范寧請師誦法華經阿毘曇論四方雲聚瑤邪王珣與范寧書問遠持二公孰愈寧曰誠謂賢兄賢弟珣復書曰但令如弟誠未之有況復賢邪羅什在閑中遙相欽敬每致書通好隆安三年辭凡入蜀遠公留之曰人生愛聚汝獨樂離師曰滯情愛聚者本不應出家今既割欲求道正以西方為期耳即悵然而別至成都縣居龍淵寺大弘佛法并其堂者號登龍門義熙八年

順寂春秋七十六臨終遺命務嚴律儀專心淨業以東間經籍付道泓西間法典付曇蘭以泓行業清敏蘭神悟天發並能係執師蹤焉

法師道生魏氏鉅鹿人幼從竺法汰出家披對經誥一覽能誦年在志學便登講座吐納明辯鎗宿望莫敢酬抗初依廬山常以入道之要慧解為本乃與僧寂慧嚴慧觀等遊學長安從羅什受業閑中僧徒咸仰神悟嘗喟然歎曰自經典東流譯人重阻多端權文鮮通圓義若忘筌得魚始可與言道矣於是校閻真俗精練空有研思因果乃立喜不受報

及頓悟成佛義又著二論論佛性常有論佛無淨土論應有緣論並籠翠齋說教有淵旨守文之徒據據競起而以法顯三藏所翻泥洹經本先至妙境經云除一關徒皆有佛性師云夫稟質二儀皆有涅槃正因闡提含生之類何得獨無佛性蓋是經未盡耳乃

是

六

唱闡提之人皆得成佛時大本未傳孤明先發舊學僧叢以為背經遂頭大眾擯而遣之師正容誓曰若我所說背經當見身癪疾若與實相不背願舍壽之日踞師子座遂拂衣而行及後大經至聖行品云一闡提人雖復斷善繕有佛性於是諸師皆為愧服師被擯

南還入虎丘山聚石為徒講涅槃經至闡提處則說有佛性且曰如我所說契佛心否群石皆為點頭旬日學衆雲集忽雷震音圍佛龕有龍牴天因改寺曰龍光師於寺請羣賓律師譯沙弥塞律傳於世既而辟衆復授廬山預蓮社久之還都止青霞寺宋文帝大會沙門親御地造食至良久衆輒過中帝曰始可中耳生乃曰白日麗天天言始中何得非中遂舉箸而食一衆從之莫不嘆其機辯時王弘范泰顏延之並挹散風猷相從問道元嘉十一年十一月庚子於廬山升座說法將畢衆見麈尾猝然墜地隱几而化宛若入定

諸師聞之益信前哲有證翌日葬于廬山之西阜初閑中僧肇始注維摩詰經世咸翫味師乃更發深旨人服其妙所述維摩詰法華泥洹小品諸經皆有義蹟時以師能推闡提得佛之義於是顯其頤悟不受報等論毛  
十七法師曇順黃龍人幼出承訓羅什譯釋群經妙盡色空無著之旨什歎曰此子奇器也後來廬山同修淨業寧康校尉劉遵孝於江陵立寺要師經始盛弘念佛三昧之道宋元嘉二年別衆坐逝異香滿室春秋七十九法師僧寂冀州人遊學諸方嘗行經蜀西界為人所掠使牧羊有商客異之疑是沙門及

問以經義無不綜達即出金贍之後遊歷天竺諸國還至閑中從羅什諸稟經義羅什翻法華經以竺法護本云天見人人見天什曰此言過質耳叢曰將非人天交接兩得相見什喜遂用其文义之來入廬山依達公修淨業既而適京師止烏衣寺誦說泉經聽者推崇宋彭城王義康要入第受戒師曰禮聞來學王乃入寺祇奉戒法王以紹裘奉師常用敷坐王密令以錢三萬買之師曰此雖非所宜服然王之所施不可棄也王聞益加敬謝靈運篤好佛理殊方俗音多所通解嘗以經中字音求證於師因為著十四音訓梵漢昭

然元嘉十六年繙疾告衆曰吾將行矣即面西合掌而亡衆見卧內一金蓮華儻尔而臨

春秌八十五

法師曇恒河東人童孺依遠公出家年甫十三便能誦說內外典籍無不通貫德行清孤物情推服常有群鹿馴遠座隅自入廬山專志淨業義熙十四年端坐合掌厲聲念佛而化春秋七十二

法師道炳潁川人陳氏切出家為遠公弟子該通經律兼明莊老志節孤峻言與行合念佛三昧究心無間義熙十四年豫章太守王廸入山謁敬詩為山中主用紹遠公之席衆

以道源法嗣咸知宗仰元嘉十二年集衆念佛就座而化春秋七十一

法師曇詵廣陵人幼從遠公出家勤修淨業薰善誦說注維摩經行於世常著窮通論以明宿修述蓮社錄以記往生又能別識鳥獸毛色俊鈍之性洞曉草木枝幹甘苦之味妙

卷七

十八

畫其理人知其有密證云元嘉十七年集衆謂曰自建寺以來至此五十年吾之西行最在其後即加趺念佛百聲閉息遂絕春秌八十

法師道敬鄱陽王氏祖崇之刺江州遂從遠公出家年十七博通經論日記萬言每歎戒

律終身難全願淨六根但稟一戒以為得度  
之要遠公知其堅正許之薦志念佛蚤夜弗  
替遠公歸寂乃入若邪山宋永初元年謂衆  
曰先師見命吾其行矣即端坐唱佛而化衆  
見光明滿室弥時方滅春秌五十二  
法師佛馱耶舍音言罽賓國婆羅門種有沙  
門至其家乞食父本外道怒歐之遂手足廢  
壁音拘足也巫師謂曰坐犯賢聖即請此沙  
門悔過旬日乃瘳因令耶舍出家時年十三  
隨師行曠野與虎遇耶舍曰虎已飽必不傷  
人前行中道果見餘骸至十五誦經日至萬  
言以分衛廢業為憂音言乞食

乞食年十九誦經滿數百萬言性度簡傲不  
為諸人重至三十猶為沙弥復從舅氏學五  
明論世間法術者內衆外道皆有五明者二賢方明三究竟明明四工所列五因明外五明者至沙勒國待  
遇隆厚既而羅什至乃從學阿毘曇論十誦  
律什隨母反龜茲師遂留止行化符堅遣呂  
光伐龜茲執羅什師聞歎曰我與羅什未盡  
懷抱今忽羈虜相見何期後十年師東至龜  
茲盛弘法化羅什在姑臧遣信要之師恐國  
人止其行取清水以藥投之咒數十言與弟  
子洗足即夜便發比旦行數百里追之不及  
問弟子何所覺耶答曰唯聞疾風流聲兩目

有淚師又咒水洗足乃止既達姑臧什已入長安聞姚主逼以妾媵歎曰羅什如好綿縉何可使入棘林羅什勸姚主遣使迎師既至別立首寺於逍遙園四事供養一無所受時至分衛一食而已時羅什譯出十住經師更相徵決辭理方定師顰赤善解毘婆沙論時

人號赤鬚論主秦弘始中譯出四分律四十卷長阿含經二十卷義熙八年来廬山入社後辭還本國自罽賓以虛空藏經一卷寄商客至涼州法師佛駁跋陀羅音覽姓釋迦迦維羅衛國人甘露飯王苗未也幼亡父母出家為沙彌

年十六博學羣經深達禪律常與僧伽遠多共遊罽賓遠多閉戶禪坐忽見師來云暫往兜率跋故弥勒言訖便隱後益見其神變故心祈問方知得不還果時姚秦沙門智嚴至罽賓觀法衆清淨慨然東顧曰我諸同輩未遇真匠將何發悟即諮詢于衆孰能逮我祈

請流化東土僉應之曰跋陀羅其人也嚴乃要師襄糧而行經歷諸國至交趾附舶循海達于青州東萊聞鳩摩羅什在長安即徃從之秦太子泓請師於東宮集衆說法與羅什論色空義師曰汝祇說得果中色空不說得因中色空什問何謂師曰一微空故衆微空

樂微空一微空中無衆微衆微空中無一  
微徃復數番羅什因測秦主與供僧三千盛  
修人事而師禪靜自守忽謂弟子曰吾見本  
國五舶俱發衆謂妄言因共擯棄乃與弟子  
慧嚴慧觀四十餘人俱發至廬山香谷爰舍  
而居文蒲易功詩注時會蓮社遠公謂師被  
是七

捨過由門人懲記五舶於律無犯即遣弟子  
吳邑致書秦主為其解擯乃請師東林譯出  
禪數諸經自是江東始耽禪悅師志在遊化  
西適江陵持鉢分衛果見天竺五舶至此後  
還都立道場寺先是支法領於于闐得華嚴  
梵本三萬六千偈未經宣譯義熙十四年吳

郡內史孟頫右衛將軍褚琳度請師為主譯  
與沙門法業慧義惠嚴慧觀等為筆授譯成  
六十卷有二青衣旦從池出灑掃研墨師先  
後譯出觀佛三昧經般泥洹經修行方便論  
及法顯所得大僧祇律凡十五部宋元嘉六年  
念佛而化塔于廬山北嶺

劉程之字仲思彭城人漢楚元王之後妙善  
老莊旁通百氏少孤事母以孝聞自負其才  
不預時俗初解褐為府參軍謝安劉裕嘉其  
贊相推薦皆力辭性好佛理乃之廬山傾心  
自託遠公曰官祿巍巍欲何不為答曰君臣  
相疑吾何為之割裕以其不屈乃旌其號曰

遺民及雷次宗周續之宗炳張詮畢穎之等  
同來廬山遠公謂曰諸君之來豈宜忘淨土  
之遊乎程之乃鐫石為誓文以志其事文見廬山集  
舉遂於西林澗北別立禪坊養志安貧精研  
玄理兼持禁戒宗張等咸難仰之嘗貽書閑  
中與什肇揚搘經義著念佛三昧詩以見專

尾七

大一

念坐禪之意始涉半載即於定中見佛光照  
地皆作金色居十五年於正念佛中見阿彌  
陀佛玉毫光照垂手慰接程之曰安得如來  
為我摩頂覆我以衣俄而佛為摩頂引袈裟  
以披之它日念佛又見入七寶池蓮青白其  
水湛湛有人項有圓光胸出卍字

佛具音萬是  
离故

指池水曰八功德水汝可飲之程之飲水  
甘美及寤猶覺異香發於毛孔乃自慰曰吾  
淨土之緣至矣復請僧轉法華經近數百偈  
後時廬阜諸僧畢集程之對像焚香再拜而  
祝曰我以釋迦遺教故知有阿彌陀佛此香  
先嘗供養釋迦牟尼如來次供阿彌陀佛復

次供妙法華經所以得生淨土由此經功德  
願令一切有情俱生淨土即與衆別卧床上  
面西合掌氣絕勑子雍積土為墳勿用棺槨  
時義熙六年也春秋五十九庐山集載成應事述甚詳

張野字萊民居尋陽紫桑與淵明有昏姻契

野學蕪華梵尤善屬文性孝友田宅悉推與

弟一味之甘與九族共州舉秀才南中郎府  
功曹州治中徵拜散騎常侍俱不就入廬山  
依遠公英劉雷同尚淨業及遠公卒謝靈運  
為銘野為序首稱門人世服其義義熙十四  
年與家人別入室端坐而逝春秋六十九  
周續之字道祖薦門人父後過江因居豫章  
八歲喪母哀戚過於成人十二詣范甯受業  
通五經五緯時號十經童子養志閒居窮妍  
老易公卿交辟無所就入廬山事遠公預蓮  
社以為身不可遺餘累宜絕遂終身不娶布  
衣蔬食劉毅鎮姑熟命為撫軍復辟太學博士  
士俱不就以嵇康高士傳得出處之正為之

注釋宋武帝北伐太子居守迎館安樂寺入  
講禮月餘復還山江州太守劉柳薦于武帝  
辟太尉掾不就武帝踐祚召至都問館東郭  
外乘輿行幸問禮經敵不可長與我九齡射  
於豐園三義辨析精異上甚說或問身為處  
士時踐王廷何也答曰心馳魏闕者以江湖  
爲桎梏情致兩忘者市朝亦岩穴耳時鄧通  
隱先生續之素患風痺不復堪講乃移病鐘  
山景平元年卒春秋六十七

張詮字秀碩野之族子也尚情高逸酷嗜墳  
典雖耕鋤猶帶經不釋朝廷徵為散騎常侍  
不起庾悅以其貧起為尋陽令笑曰古人以

容膝為安若屈志就祿何足為榮乃入廬山  
依遠公研窮釋典深有悟入宋景平元年無  
疾西向念佛安卧而卒年六十五

宗炳字少文南陽人其母聰辯富於學識教  
授諸子皆有成炳妙善琴書尤精玄理殷仲  
堪桓玄並以主簿辟皆不就劉裕領荊州復

辟為主簿答曰棲丘飲谷三十年矣乃入廬  
山築室依遠公蓮社父之兄咸為南平守遍  
與俱還江陵間居絕俗劉裕辟太尉掾不就  
二兄卒累甚衆頗營稼穡武帝勑南郡長時  
致餼賚衡陽王義季在荊州親至其室炳角  
巾布衣引見不拜王曰處先生以重祿可乎

對曰祿如秋草時過即腐宋受禪徵為太子  
舍人元嘉初徵為通直郎太子建徵為中庶  
子並不應妻羅氏亦有高志羅氏歿炳哀之  
過甚既而悲情頓釋謂沙門慧堅曰死生之  
分未易可達三復至教方能遺哀雅好山水  
往必忘歸西陟荆巫南登衡岳因結宇山中

是七

大三

懷尚平之志以疾還江陵歎曰老病俱至名  
山不可再登唯登懷觀道卧以遊之凡所遊  
屐悉齒之於室謂人曰撫琴動操欲令衆山  
皆響宋元嘉二十四年卒春秋六十九

雷次宗字仲倫豫章南昌人博學明詩禮入  
廬山預蓮社立館東林之東元嘉十五年召

至京師立學館雞籠山置生徒百員除給事  
中不拜久之還南昌公卿祖道以送典子姪  
書曰吾童稚之年已懷遠略弱冠託廬山事  
釋和上游道餐風二十餘載淵丘既傾復與  
汝曹歸耕先壘山居谷飲忽復十年及今未  
老尚可厲志成西歸之津梁自今以往家務  
大小一勿見閏二十五年召拜散騎常侍不  
就復徵諸京師築室鍾山謂之招隱館每自  
華林園入延賢堂為太子諸王誦禮經是年  
無疾而卒春秋六十三子肅之頗傳素業官  
至豫章郡丞

十八賢傳始不著作者名記自昔出於唐

山耳熙寧間嘉禾賢良陳令舉<sub>僧</sub>粗加刊  
正大觀初沙門懷悟以事迹疎略復為詳  
補今歷考廬山集高僧傳及晉宋史依悟  
本再為補治一事不遺自茲可為定本矣  
百二十三人傳

曇翼餘杭人初入廬山俗<sub>也</sub>遠公後往閩中見  
瞿什東還會稽入秦望山誦法華經十二年  
感普賢大士化女子身披采服携筠籠一白  
豕大蒜兩根至師前曰妾入山采薇<sub>上來</sub>深  
<sub>俗下采薇來</sub>日已斜豺狼縱橫歸無生理  
故託一宿師郤之力女復哀鳴不已遂令居  
草床上夜半號呼腹疼告師按摩師醉以持

戒不應手觸女號呼愈甚師乃以布裹錫杖遙為察之翌日女以采服化祥雲豕變白象蒜化雙蓮凌空而上謂師曰我普賢菩薩特來相試郡太守孟顥聞于朝敕建法華寺<sub>天</sub>寺初餘杭山沙門法志常誦法華有雉巢于巒側翔集座隅若聽受狀如是七年一日忽

品七  
廿

憔悴志曰汝能聽經必生人道明旦雉殞即為瘞之夜夢童子拜曰因聽經得脫羽類今生山前王氏後其家設齋志方踵門兒曰我和上來也志撫之曰汝我雉兒也鮮衣視撲下有雉毳三莖七歲令入山出家十六落髮以撲有毳因名以翼

曇邕楊氏閑中人形長八尺雄武過人南來廬山依師遠公內外典籍無不鶯習立茅屋於山西以自居止有弟子曇果澄思禪門一夕夢山神求受戒法果曰家師在此可往求之邕忽見一人著捨衣<sub>音衣</sub><sub>無數</sub>風神端雅從者三十人乞授戒師以果先夢知是山神乃為說法授五戒畢神以外國二鋤為觀禮謝而去師後徃荊州行化卒於竹林寺僧濟入廬山問道精悟深要遠公歎曰韶隆大法其在汝乎及在疾遠公以燭遺之曰汝可漏此達心安養師執燭停想延僧諷淨土經至五更以燭授弟子元弼隨僧行道頃之

覺白東一燭浮空而行見阿彌陀佛接至  
於掌佛事諸佛湧現而覺喜曰吾以一夕觀  
便蒙接引明日復於空中見佛菩薩謂  
佛來也即舉首西顧一息而終時方炎歎體  
三日不變異香郁然○慧恭豫章豐城人與  
尼七  
僧光慧堪慧蘭同志爲學光等學力不逮恭  
法安初依達公爲弟子妙善講說兼習禪書  
律身持戒爲行尤精義熙中新陽邑社有暴

虎居神廟樹下前後害民以百數安遊其村  
居民皆早閉門乃之樹下憇坐須臾虎負人  
恭曰學不可已孰能未死昧昧如癡哉後七年  
蘭等先逝去時並有奇應又五年恭病且  
篤曰大道沿洄何時可止死去來吾何歸  
於是叩頭兩泣誓心安養念不少間忽見

前云此下有銅鐘容即掘之果得二鎧耳音  
成像而以鉗助遠公鑄佛後不知所終  
開公則入廬山白蓮社既逝有同社人至洛  
陽白馬寺夜中爲公則修忌祭忽一時林木  
殿宇皆作金色空中有聲曰我是開公則衍  
生極樂國今已得生矣言訖無所見

陸脩靜吳興人發爲道士置館廬山時達法  
師居東林其處流泉匝寺下入於溪每送客  
過此輒有虎號鳴因名虎溪後送客未嘗過  
獨陶淵明與脩靜至語道契合不覺過溪因  
相與大笑世傳爲三笑晉書卷七十五本傳云元嘉五歲

七歲

碑  
不入社諸賢傳

陶潛字淵明一字元亮晉大司馬侃之曾孫少懷  
高尚著五柳先生傳以自况時人以爲實錄  
初爲達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絃歌爲三徑  
之資孰事者聞之以爲彭澤令郡遣督郵至  
是七

十六

縣吏白應東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爲五斗  
米折腰奉奉事鄉里小人邪解印去縣乃賦  
歸去來及宋受禪自以晉世宰輔之後耻復  
屈身異代居尋陽柴桑與周續之劉遺民並  
不應辟命世號尋陽三隱嘗言夏月虛閒高  
卧社窓之下清風颸至自謂羲皇上人性不

群音畜素琴一張故微不具每朋酒之會則  
撫而和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絃上聲吾性  
來廬山使一門生二兒昇籃與以行時達法  
師與諸賢結蓮社以資招淵明淵明曰若許  
飲則往許之遂造焉忽拊肩而去宋元嘉四  
年卒世號靖節先生

謝靈運祖玄有功晉室靈運爲康樂公主孫  
襲封康樂公文章爲江左第一應爲江右指金陵也嘗  
著木屐上山則去前齒下山則去後齒尋山  
陟嶺必造幽峻至廬山一見遠公肅然心伏  
乃即寺築臺翻涅槃經鑿池植白蓮時達公  
諸賢同修淨土之業因號白蓮社或云爲東二此

靈運常求入社遠公以其心雜而止之  
范寧字武子篤學多所通覽時淳虛相扇儒  
雅日替寧以其源始於王弼何晏二人之罪  
深於桀紂乃著論非之累遷中書侍郎朝廷  
疑議輒諮詢之出補豫章太守大設庠序起  
學臺功用號廣刺史王凝之上言抵罪免官

歸家遠公招之入社而寧竟不能往

昌黎公碑

大七

法師諱慧遠本姓賈廬門樓煩人弱而好學  
年十三隨舅令狐氏遊學許洛故少爲書生  
二十一欲度江就范宣子于時王路尚梗有  
志不遂於閩右遇釋道安一面定散以爲真

吾師也遂抽簪落髮求直道塲沙門曇翼每資以燈燭之費安公曰道士誠知人法師藉曠劫之神明表今生之靈智道情深邃識鑒淵微般若無生之津道行息心之觀妙理與高悟俱徹冥宗與深心等至安公歎曰使道流東國者其在遠乎太元初襄陽既沒振錫南遊考室廬阜結宇傾岩同契不命而景響聞道誓期於霜雪自以年至耳順足不越山桓氏以震主之威力為屈致法師確然貞固辭以老疾俄而制使沙門盡散王者法師懼大法之將淪抗言萬乘玄知不可強俯而順焉既道漸中土名流遐域外國諸僧咸東向

禮非夫道深德廣焉能使顯默同歸異域致散且新經未表普邦律藏歷年莫正禪法甘露園所未聞實相宗本人有異說法師深存廣齒大援群生乃命弟子迎請禪師究尋經本踰歷葱嶺跨越沙漠弥曠年稔並皆歸還既得傳譯備盡法教是故心禪諸經出自廬山集乎百卷又以心本二無即色三家之談不窮妙實乃著法性論理深辭婉獨拔懷抱羅什見論而歎曰漢人未見新經便闇與理會若夫溫心善誘必遠言極寄林嶺遊興能徹雖復風雲屢由而無昭昧之情俯仰塵化之域遊神無生之門所謂言斯可發行斯

可樂矣自枕石漱流始終一槩恬智交卷三  
十餘載春秋八十三命盡絕嶺遺言露骸松  
林同之草木達生神期既於此矣古人云道  
存人亡法師之謂凡我門徒感風微之緬邈  
傷語晤之永滅敢以淺見揚德金石其辭曰  
九流垂真三乘歸佛道往絕迹慈還接物執

是七

七八

之有人寶隆廢缺捷度練數甘露流津律藏  
拂故法性增新凡厥布道日知好仁景薄命  
盡宗傾理涇寒暑逝易悲欣臯壞秋蓬四轉  
春鴻五響孤松獨秀德音長往節有推遷情  
無遺想元熙二年春二月朔康樂公謝靈運  
撰

廬山法師影堂碑

是發蒙昭我慧日攝亂以定閑邪以律妙法  
常存悠悠莫往若人乘生皎皎遠賞鑒我鑒物  
知狹知廣息心空谷訓徒幽壤秦皇雄威蔽  
理通情王孫偏解滯死達生夫子之悟屢劫  
獨明仰高契峻俯深懷清惟清惟峻若隔近絕  
惟高惟深志崇智潔昔在香積今也明哲嗣

人也法師鴈門樓煥人賈氏釋道安之門人  
英姿雅韻清行素節詳諸舊碑及張氏傳固  
以杳映前秀鋪鑠令聞者矣灰心土骸而神  
機天發金口木舌而法音雷震無取無舍而  
律儀冰澈不生不滅而禪性暉如抱德陽和  
而浩類洗心潛靈淵照而遠方翹首修不共

星

大九

法而恒軫大悲熏般若智而富諸梵行故能  
誘納衆善冷汰群疑萬流仰海而同歸一兩  
施物而咸潤誠所謂阿摩勒果實後中生分  
陀利華性非外染之為義也自晉氏太元九年  
法師始飛錫南嶺宅勝東林世更七代年  
垂四百流風遺澤逮于今而人知懷仰故虎

溪為釋氏龍門蘆阜即摺紳閭里也皇唐貞  
元十有一年江州刺史馮翊嚴公士良秉明  
德以分符宣中和而述職上贊緝熙之化下  
臨撃壤之人以無為為政克用乂巡橘外  
野指途中林敷衽樟闢式瞻遺像喟然歎曰  
斯名也寒暑不能易其芳斯德也江海無以  
臻其極彼瑣行纖節尚崇植樞廡正位居室  
豈尊羨若茲而寓形在壁乃與寺之上首熙  
怡律師畱建勝宇用昭真相旌美樹善二謀  
同心說徒勒工成之匪石繡甍雲聳辟容景  
彰觀至道者存妙像於鏡中味微言者得玄  
珠於意表豈止惠義憮英姿而兩汗仲堪仰

素風而心醉哉故非夫遠公之至德不能譯  
聖文服秀民非夫嚴公之激識不能立清祀  
揚妙範篆芳金石啟贊二美乃為之銘曰梓  
靈純綸寔惟至人含德摛曜昇陽發春道光  
海城幽遜岳濱六髦棄獻八士辭巾緣徂物  
謝跡晉事徃百憶神遊恒沙化廣昭昭遐一  
泠泠末攀慧日凝暉白雲翹想曠哉明牧仰  
味芳風思覩遺像求之列墉爰建棟宇式是  
道宗旌休垂美地廣山崇唐大中八年七月  
望日隴西李演撰三綱徒衆立

碑

昭昭知先賢之德予竊聞之予讀高僧傳蓮  
杜記及九江新舊錄最愛法師六事謂可以  
勸也乃引而釋之列之影堂以示來者陸脩  
靜異教者而與語必過溪是不以人而棄其  
言也陶淵明湎于酒而招之令入社蓋簡小  
節而取其達也跋陀高僧異說被擯而反延  
舉之蓋重有道而矯嫉賢也謝靈運以心雜  
不平而果歿於刑蓋識其端而知其終也盧  
毛三十循欲叛而執手求舊蓋自信於義也桓玄振  
威而抗對不屑蓋自固於節也凡人之情莫  
不畏威而苟合忘義而避嫌好名而昧實黨  
勢而欺孤飭行而惡累自是而非人孰有道

遺像超然遐思頤以辭文書于屋壁大宋慶  
歷元年仲春鐸津沙門契嵩書

佛祖統紀卷第二十六

三十一

開七

為世師肯進異學之人乎孰有德為人尊肯  
交醉鄉之徒乎孰有自屈已學禮斥逐之客  
而推其為大賢乎孰有蚤明風鑒拒盛名之  
士而識其不令終乎孰有不避禍患睦故舊  
而信其義乎自信同上孰有不懼威武抗僧  
逆而全其節乎此故法師德量宏大獨出於

古今之人者矣若其扶荷至教張皇聖道垂  
裕於天人之際者非蒙所能盡之其聖與其  
賢與偉乎哉大塊噫氣六合生風公之大名  
也遊龍翔鳳下揖葉許公之高道也四海秋  
色神山中聳公之風儀也白雲丹巒玉樹瓊  
草公之接處也蒙後公而生雖慕且恨耽瞻